



文化中国行

好山好水有好茶

新甘肃·甘肃日报记者 党慧

“春茶自造始开尝,色味甘新气芬葩……”宋代诗人李复在诗中,以寥寥数语,便将春茶的美妙刻画得入木三分。每当谈及品茶、采茶,人们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向烟柳画桥、风帘翠幕的烟雨江南。在大众的认知里,茶仿佛是江南水乡的专属。那温婉秀丽的景致与采茶的画面相互映衬,和谐而美好。

然而,许多人并不知道,在甘肃的陇南市,隐匿着一片中国北方极为难得的高海拔优质茶叶最佳适生区域——文县碧口镇马家山村。这里山水相依,云雾缭绕,因地理位置独特,生态环境优越,所产茶叶香气天成,独具特色,是名副其实的绿色建筑。

春日的暖阳如灵动的精灵,在枝头俏皮地跳跃,洒下金色的光影;温柔春风似轻柔的手,带来丝丝惬意。而在葱郁的茶园里,嫩绿的茶芽也按捺不住蓬勃的生机,欢快地探出了尖尖脑袋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仿佛在召唤着采茶人奔赴这场春日之约。

我多次去过陇南,却每次都与茶村失之交臂。这份错过,成了我心中的遗憾。惊蛰已过,春的气息愈发浓郁,看着朋友圈里春意盎然的浪漫景致,决定要将这次期待已久的寻茶之旅提上日程,不再让这份遗憾延续。

趁着周末闲暇,我踏上了探访茶园的旅程。动车抵达武都便和好友会合,结伴前往马家村,感受这份藏在山水间的独特浪漫。坐在疾驰的车里,窗外的景色恰似一场盛大的花事。一路上,迎春花、桃花、山茶花每一朵花都像是怀揣着使命,在墙角、溪边、坡地,柳足了劲儿绽放,它们一树挨着一树,一片连着一片,即便是路边仅有一两棵桃树,那绽放的花朵也足够吸引人们的目光,点亮整个春天。

因为一碗茶 爱上一座城

□ 张海龙

当清晨的第一缕曙光洒向大地,黄河水在微光中闪耀着粼粼波光,它从遥远的星宿海浩浩荡荡奔腾而来,一路气势磅礴,汹涌穿过刘家峡幽深狭窄、两岸峭壁对峙的峡谷,震耳的涛声在山谷间回荡;流经盐锅峡时,平静的河面在阳光照耀下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,倒映着岸边的山峦与天空;再奔腾至八盘峡,湍急的水流拍打着礁石,溅起层层白色的浪花。远处的高山巍峨耸立,仿佛是大地的巨人,威严地逼迫着黄河。但黄河毫不畏惧,它以排山倒海之势奋力劈开大山,历经亿万年的冲刷与侵蚀,硬生生切割出一线纵贯的兰州谷地。

这种独特的地貌,让兰州拥有了爽利通透的城市气质。依山傍水间,兰州的茶文化也别具一格。人们坐在黄河边的茶馆里,品着三泡台,看河水悠悠流淌,感受着河风的轻抚,茶香、水汽与人间烟火气交融在一起,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岁月故事。

在兰州,茶,不只是简单的饮品,它更

像是一个引子,牵出了一个丰富多元的“体系”。就拿一盏三泡台甜茶来说,选料极为讲究。茶叶选用云南春尖,那是云南茶农精心采摘的春日鲜嫩芽尖,带着西南地区独特的山水灵气;再搭配上杭州菊花,杭州西湖边的菊花以其清新雅致闻名,为茶汤增添了一抹淡雅的芬芳;福建桂圆,桂圆肉质饱满,甜蜜醇厚,给甜茶带来丝丝甜润;新疆葡萄干,新疆充足的日照让葡萄颗颗饱满,晾晒成干后,甜香四溢,为甜茶注入别样风味;甘肃临泽小枣、临泽小枣皮薄肉厚,枣香浓郁,是甜茶中不可或缺的甘甜来源;还有广西冰糖,其清甜纯净,让整杯甜茶的口感更加圆润。茶味香而不清算一般,香而不甜为苦茶,甜而不活是俗品,只有鲜、爽、活、甘俱全方为佳品。

三泡台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盛唐时期。其茶具由茶盖、茶碗、茶托三部分组成,故而得名“三泡台”,又被称为“盖碗茶”。茶盖小巧精致,盖在碗口,既能防尘保温,喝茶时,用茶盖轻轻刮沫,然后小口

啜饮;茶碗质地细腻,圆润敞口,用来盛装茶叶与滚烫的开水,茶汤色泽鲜艳,清香怡人;茶座稳稳托住茶碗,其形如碟,碟心有圆坑,恰好能让茶碗底部契合其中,不仅放置平稳,就算茶汤不慎溢出,也能被茶座承接,不至于弄脏衣物。它不仅是实用的饮茶器具,更是凝聚着兰州地域文化与智慧的象征,承载着兰州人对茶文化的独特理解与传承,在悠悠茶香中,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生活的变迁。

而这一盏馥郁茶香的三泡台里,却藏着独特的“交流密码”。兰州,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风云的重镇,素有“西北旱码头”之称,从古至今,成为水陆两路纵横交错的关键枢纽。滔滔黄河水奔腾而过,古老的渡口见证了无数船只的往来穿梭,南来北往的商客汇聚于此,他们不仅带来了各地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,更带来了各具特色的物产,让兰州成为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。

而就在这交融汇聚的独特氛围中,一盏看似普通却又韵味无穷的三泡台宛如一

的温度要刚刚好,茶叶在里头翻滚跳跃,就像一群小精灵在跳舞,可不能有一丝马虎,不然这茶的香气和口感可就全毁了。揉捻的时候,轻重缓急都有门道,得把茶叶的细胞揉破,让茶汁溢出来,这样泡出来的茶才够味儿。干燥也有讲究,得用火慢慢烘,把茶叶里多余的水分都赶跑,留下最纯粹的茶香。”

听着他的讲述,我深深感受到茶农们对这片土地炽热的爱与敬畏,每一寸土地、每一片茶叶,都承载着他们的心血与希望。他们坚守着代代相传的传统制茶工艺,就像守护着一份珍贵的宝藏,让这份茶香在岁月的长河中绵延不绝。

品过香茗,听完故事,不知不觉间已近暮色,来到茶园的观景台上,极目远眺,整个马家山村在暮色笼罩下别有一番风情。

自古香茗出深山,好山好水出好茶。文县碧口位于西秦岭山地和岷山山系的交会地带,与大部分北方地区严寒的冬季不同,即使到了冬天,文县的最低气温仍在摄氏零度左右,气候温润宜人,加上这里充沛的降雨量,在许多茶专家眼里,这里早就具备了产好茶的天然条件。特别是马家山、李子坝与碧峰沟等地,常年云雾氤氲,宛如仙境,为茶树的生长营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。

日影西斜,余晖为茶园勾勒出一层暖黄的轮廓。不知不觉间,一天的时光已悄然流逝。当我转身,缓缓踏上归程,鞋底轻轻摩挲着湿润的泥土,那细腻的触感从脚底传来,仿佛是茶园温柔的挽留。回首望向那片茶园,我知道,在我离去的这一刻,一颗关于茶的种子已悄然在心中种下。此后,无论时光如何匆匆流转,这充满诗意与生机的茶园,都将在记忆深处生根发芽、枝繁叶茂,成为我心中最美好的记忆。



三泡台

个神奇的容器,集齐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精华,又似一个精巧的文化交流窗口。隋唐大运河开通后,南北交流的繁华胜景都浓缩其中。它无声地诉说着往昔的商贸传奇,见证着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互碰撞与深度交融,承载着兰州这座城市在历史长河中独特而厚重的文化记忆,成为兰州本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也让每一个品尝它的人,都能在这馥郁茶香中,感受到岁月的沉淀与文化的力量。

当再次回到兰州,品完那盏甜茶,轻轻立起茶盖,静静等着亲朋添水,在这片刻的宁静里,感受着惬意时光与醇厚乡情,兰州城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文化底蕴,也都融入这一杯茶中,令人沉醉不已。



春茶

陆羽与《茶经》

□ 周新华

“茶者,南方之嘉木也。一尺、二尺乃至数十尺,其巴山峡川,两人合抱者,伐而掇之。其树如瓜芦,叶如梔子,花如白蔷薇,实如栟榈,蒂如丁香,根如胡桃。其字,或从草,或从木,或草木并……”唐代陆羽的《茶经》以此开篇,仅仅数语,就将茶的源起、形态特征以及“茶”字的渊源讲述得明明白白。这本文仅七千来字的著作,却是世界上最早的茶书,涵盖茶学的各个领域,堪称茶道的百科全书。

陆羽,字鸿渐,自号桑苎翁,出生在唐复州竟陵,也就是如今的湖北天门,生活于唐玄宗开元到唐德宗贞元年间。他本是个弃婴,被僧人智积在寺庙收养。陆羽从小就喜爱诵读诗书,对佛事却毫无兴趣,13岁那年,他逃离寺院,隐姓埋名,成了一名伶师。大约从20岁开始,陆羽将目光投向茶学,此后几十年间,他踏遍大江南北,寻访天下名茶与优质泉水。唐肃宗上元元年,陆羽选择在苕溪,即现在的浙江吴兴隐居,闭门专注著书。

在苕溪居住的日子里,陆羽身着粗布短衣,脚蹬藤鞋,深入茶农家中,采摘茶叶、寻觅泉水,收获颇丰。他天生爱茶,用心钻研,最终写成《茶经》。这本书分为上中下三卷,包含源、具、造、器、煮、饮、事、出、略、图十节,分别对茶的种植生产、饮用方法、茶具使用、茶事典故、茶叶产地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。《茶经》可以说是集唐以前茶学之大成,由此可见,中国古代茶学最晚在唐代中叶,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,从茶叶的采摘、制作、储存,到烹煮、品饮,都有严格且明确的规范。

《茶经》的诞生,标志着中国茶进入了全新的境界:从单纯的饮用转变为品饮,从普通的习惯、爱好,上升为一种修养与文化。陆羽率先倡导艺术性饮茶,创造了包括烤茶、选水、烹汤、陈列茶具、品饮等一系列的茶艺流程。他将精神融入茶事的每个环节,把饮茶当作提升品德、陶冶情操的途径。原本只是山野间普通植物的茶,从此摇身一变,成为承载精神内涵的饮品。

据史书记载,自从陆羽写成《茶经》,“于是茶道大行”,“天下益知饮茶矣”。宋代诗人梅尧臣也曾在诗中写道“自从陆羽生人间,人间相学事新茶”。陆羽去世后,唐朝人用瓷土烧制他的塑像,供奉在灶釜旁边,将他视作“茶神”。陆羽和他的《茶经》,就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中国千年茶文化的大门,影响深远,直至今日。